

吴 越 著

民国秘闻丛书

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

——杜重石传奇



青岛出版社

K827.7

252

民国秘闻丛书

85391

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

——杜重石传奇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于红岩
封面设计 范开玉

民国秘闻丛书
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
——杜重石传奇
吴 越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五莲县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8.875 印张 2 插页 215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529-0/I·218
定价:11.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传记文学,写的是统战工作者杜重石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杜重石,四川广安县人,1932年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以后,出任以杨森为军长的二十军军部秘书兼广安第一中学校长,时年20岁。

1937年,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少将处长。1938年春,他代表杨森去延安访问。出于爱国热情,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并秘密入党,成为特别党员。1939年春,他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在四川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以及“袍哥大爷”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46年被捕入狱,经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保释,出狱后逃往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出任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1949年5月由成都经香港去北平,同年12月奉周恩来的命令再度入川,任贺龙的政治代表,继续做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难做,从事统战工作者更容易“犯错误”。1950年因党内派性作怪,杜重石被排挤出四川,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又因当年掩护的少将身份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而错捕错判,去安徽劳改近20年,历尽了人间苦难,终于1980年平反昭雪。

杜重石现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长宁区委顾问、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长宁分会顾问、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目 录

第一章 杨森提挈后辈 (1)

1932年，杜重石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被杨森任命为二十军军部秘书。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第二章 夹缝中求生 (24)

杜重石到二十军的时候，正值杨森在下川东战败，龟缩在家乡一隅，前有刘湘等实力派四川军阀虎视眈眈，后有红四方面军开拓革命根据地与他争夺地盘。杨森处于夹缝之中，两面都不敢得罪。掂掇轻重，他也想联合共产党打击老对头刘湘，因此派杜重石等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达成了协议。可惜，张国焘在取得胜利后，不讲信用，调转枪头，又来打杨森。于是，合作破产了。

第三章 川军一瞥 (41)

杨森上了张国焘的当，挨了“回马枪”，连老窝儿都几乎失去，不得已，只好又与刘湘联合。刘湘是个很迷信的人，出兵打仗，还要请“神仙”指示天机。结果一败涂地。

蒋介石为了监督非他嫡系的川军“剿共”，派他嫡系的特务入川“监军”。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找川军开刀。谁撞在刀口上谁倒霉。

杨森见在四川已经没有他的发展余地，决心投靠蒋介石，来一个背靠大树好乘凉。

第四章 上海抗战 (56)

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出版政论性刊物《前哨》，并与中共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罗青交上了朋友。于是，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了第一个转折。

杨森主动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却一心要消灭这支地方杂牌军。“七七”抗战事起，蒋介石急调新近投靠他的杨森部队到上海抗战，真正的目的，则是想趁机借日军之手行他排除异己之实。

二十军经过四十几天的急行军，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以最落后的装备，迎战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装备精良、且是以逸待劳的日军。经过五昼夜的鏖战，二十军的三个师六个旅人员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剩下的人勉强只够整编一个旅。他们不但自己所守阵地屹立不动，还将友军所失的一个阵地从敌军手中夺了回来。这一仗，打出了川军的英勇，也打出二十军的风格。

二十军撤出战斗，调防安庆，通过杜重石的联系，杨森与共产党再次接上了关系。

第五章 延安观光 (74)

杜重石作为杨森的私人代表，到延安去观光，并向朱德请教一些政治、军事上的问题。

他在延安参观，耳目一新，发现这是一个真正抗战的政党，思想上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他面见毛主席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在会见之前，因为被不信任的搜身，引发了他的不愉快，因此在见面的时候，竟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第六章 抗大留学 (91)

杜重石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参观为满足，决心参加抗大学习，深入了解共产主义的真谛。

他以自己特殊敏锐的观察力，观察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在抗大这个革命摇篮中，他与一些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他编了一个话剧剧本，在抗大上演，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终于获准入党，成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党员。先后经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面授机宜，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到白区，在川康地方势力中间为党做统一战线工作。

第七章 摸索前进 (109)

杜重石到了成都，党派来联络员与他联系，根据上级的意见，他留在成都，没有到二十军的驻地湖南去。

他根据毛主席“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指示，利用袍哥这一民间封建帮会，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参加，作为社团的骨干，进行一系列统战工作和反蒋活动。

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 (129)

杜重石是30年代末加入共产党的党员。40年代初，

他在四川白区做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基础，是宣传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然后以此为基础，将敌对力量和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一方来。

杜重石既然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亦即宣传工作，对反苏反共的言论，特别是敌对营垒中人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当然是要加以反驳并回击的。当时他手中还没有报刊之类的宣传工具，只能通过袍哥组织发动“新酒”们用“摆龙门阵”的形式来“据理力争”。

第九章 《大义周刊》大义凛然 ······ (152)

杜重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前一时期，由于手中没有刊物，没有公开说话的地方，所以只能发动袍哥中的青年们利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制造一些口头舆论，因此作用不是太大。自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创办刊物的条件成熟，根据党的指示，他联合张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办了《大义周刊》以后，有了“为民请命”的阵地，他才能无所畏惧地说心中所欲说，配合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从“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转移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的统战基点上来。

第十章 牢狱黑幕 ······ (166)

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杜重石等人在成都发起召开追悼会。为此，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并将杜重石以莫须有的“流氓袍哥包庇烟赌罪”加以逮捕。

在狱中，杜重石耳闻目睹了重重黑幕。

经民盟中央营救，杜重石获释出狱。但是《大义周刊》已经被封，成都也不许继续住下去，他只好转移到另一个战斗岗位上去。

第十一章 从地下到地上…………… (181)

杜重石出狱以后，带领《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到重庆经营现代书局，专营进步书刊。因发行《挺进报》，现代书局被封，他事先得到内部消息，匆忙出走，得到陆军大学前校长杨杰的掩护，平安到达香港。在失去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独立作战，参加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中央，并接受任务，两次秘密潜入成都，做川康将领的反蒋工作。

1949年12月，杜重石奉周总理的命令到第一野战军，出任贺龙的政治代表，负责联络川康部队，促使二十军军长杨汉烈率部起义。

第十二章 坎坷人生…………… (209)

杜重石进入成都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把国民党机关、法团、工矿、企业的档案搜集上来，为成都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贡献。贺老总报请总理批准，有意留他在川西行署任民政厅厅长。但是，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地方“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少数人或出于政治偏见，或出于别有用心，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最终把杜重石挤出了成都，返回北京。

杜重石从成都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在民革二次全会上的提案遭到了攻击，几乎被开除出民革；而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因有人告状，也使他受到了点名批评。

为此，朋友们避他如瘟疫，而组织上也不分配他工作。他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到上海，与人合伙开一木行。

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三反”、“五反”，木行亏空，负债累累。公私合营后，他当了一个行政 25 级的办事员，后来通过沈志远的帮助，才调到了商业系统的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

1957 年，他被人诬陷，错划为右派，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和罪名，突然把他逮捕，送到了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拘留所。在这里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与审判员数次针锋相对地展开辩论，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 5 年又加刑 3 年，从此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涯。

第十三章 虽九死终无悔…………… (246)

杜重石被判刑以后，第一个到达的劳改单位是安徽的陈村水库工地。一年后转到“和睦山”开矿。在这里渡过了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死去。最后被送到普济墟农场，在这里渡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杜重石被判刑 8 年，却稀里糊涂地服了 11 年刑。等到他“释放”出来，等待他的却是变相的“无期徒刑”。1975 年，他这个本来就没有罪，而且已经“刑满释放”的非战犯，又被列入战犯的范畴，实行特赦。

特赦回沪，家已破，人还在，不团圆。可悲！

63 岁的老人，竟成为新进的工人，月工资 36 元。可叹！

历史不容亵渎！颠倒了的历史，又被人民颠倒了过来。“四人帮”打倒了，刘少奇平反了，邓小平复出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

1980 年，杜重石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如果从 1950 年算起，足足 30 年！

尽管他已经是耄耋老人，但是对共产党的忠心不变，对祖国的爱不变，对政府的信任也不变。虽九死，仍无悔！

第一章

杨森提挈后辈

1932年，杜重石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被杨森任命为二十军军部秘书。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发掘报道，早在20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四川省是我国各行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行省，现有人口1亿1千多万，将近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解放前，现在的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整个西南地区共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西南地区川、康、云、贵四省一共7000万人口，四川就占了5000万。半个世纪来，我国总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应地也翻了一番。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产也最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但是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只富了一个“川西

坝子”，而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则十分贫穷，老百姓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

1949年11月，笔者是二野三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部队的成员，路经川东秀山、酉阳二县的交界处，当时天降大雪，命令就地宿营。我们一个班在公路边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乡，就在那里住下。进门不久，就发现这家人家夫妻两口子只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需要见人或外出的时候，两口子倒换着穿；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大门口看雪；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既没有衣裳也没有裤子，只好躺在床上不露面，后来见她像猫似的溜下床来上厕所，才发现她身上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再看看他们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就没有被褥。问问孩子，只知道吃苞谷，根本不知道大米饭是什么东西。于是全班同志纷纷解开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换衣裳来“武装”了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余，得知这家人家已经四个多月没尝到盐味儿了，于是我们又把随身带着的食盐给了他们小半碗。两口子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几乎给我们下跪。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经村过庄，所见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妇儿在内，身上挂的全是“烂巾巾”，也就是无法再补的破布片。于是大家再次解开背包，许多人自己也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军装了。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贫穷的百姓，而且是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公路边儿不远处。同是一个四川，贫富悬殊竟有如此之大！后来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给许多人听，居然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广安县，在四川省东部，距离成都约200公里。清代以前属顺庆府管辖。辛亥革命后废顺庆府，改名南充。现属南充地区管辖。这里地处山区与盆地的缓冲地带，没有太高的山，也没有广阔的平原，县境内以丘陵为主，连县城也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条

渠江，从东北往西南流经全境，到合江与嘉陵江汇合，注入长江入海。物产和生活尽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区还是富庶一些。

据清代《广安县志》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鲢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箦^①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本地人为本县修县志，不免要自夸几句，实际上广安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县志上写得这样好。

处于丘陵地带的广安县，山坡一般都比较平缓。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山虽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质较薄，不利于草木庄稼生长。但是每个山顶，几乎都有一棵黄桷树孑然独立，树干挺拔，枝叶茂盛，树冠伸张，远看幢幢如华盖。怪的是，每个山顶，总是只有一棵黄桷树，很少有两棵并排的。因此“识者”有曰：广安县要出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们只能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云云。

这话也许不错，因为广安县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军阀杨森，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少在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几乎到处都有公馆，每个公馆里都有个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饭前，要做祷告。但不是向上帝祷告，而是同声念出：“爸爸给我衣穿，给我饭吃……”第

① 簔——指箦城。川东古为巴国，有箦族人在今广安地区筑箦城。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所灭，改箦城为宕渠县，属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复箦城旧名；唐改名渠江；宋改名广安，以迄现今。

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恽代英与萧楚女在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不但支持，而且还常常参加活动，似乎颇有进步倾向；北伐期间，他当二十军军长，共产党员朱德，是他的党代表；他儿子杨汉忻、侄女儿杨汉秀，又都是正牌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杨汉秀，还是延安派到重庆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让军统局特务杀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当军阀，与各川军军阀争地盘，到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当过贵州省省主席，也当过重庆市市长，后来到了台湾，活到96岁，不但在90岁高龄还娶了个17岁的小姑娘做第13房姨太太，居然还给他生了第43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吉尼斯记录。此人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不是四川军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广安县人杨森，而是另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广安县人杜重石。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

他——是杨森的秘书，是二十军驻上海、成都办事处的少将处长，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贺龙的政治代表；

他——学的是艺术，干的是政治，当的是袍哥大爷，做的是党的统战工作；

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铁骨铮铮，虽九死而无悔，历史最终证明他无罪；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革命战争，有明暗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

炮火连天，硝烟遍地，军号一响，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争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较量的是武力；一个在地下，这里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炮火，凭的是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语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枪，也许还要嘻嘻哈哈，频频碰杯，甚至出入歌厅舞榭，妓院娼寮，在与敌人“同流合污”中进行隐蔽的战争，较量的是智力。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往往愿意在明的战场上拼搏，争一个谁强谁弱，斗一个你死我活，是胜是负，心明眼亮，胜得痛快，败得心服，而不愿意在暗的战场上用一言一语、一计一谋去磨磨蹭蹭，去勾心斗角。其原因，就在于地下战场的战斗比地上战场更激烈、更复杂、更难于应付，对个人来说，更充满危险性。

但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战场，却又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时候，地下战场所取得的胜利，能胜过地上战场十万神兵的战果，甚至是地上战场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战场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还得有一部分革命战士而且是最优秀、最忠诚的战士舍命去做。

其实，不论地上战场还是地下战场，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战场，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以取得敌方的情报为目的，一个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为目的。第一个地下战场的斗士，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要求具有各种各样用于窃取情报的技巧，包括化装、跟踪、摄影、游泳、驾驶、打斗、密电、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下顺利取得情报，为地面战场服务；还需要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一旦暴露，要凭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个地下战场的同志，是从思想、认识、利害关系等方面争取敌对营垒中的人脱离敌方与我联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敌方的力量，或争取中间力量为我方所用。

在敌占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就属于第二个地下战场。

“统战工作”，不但比地上战场的战斗难打，而且比地下战场的第一个战场处境更困难。其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要遭受到敌方的袭击而牺牲，更有可能来自己方的误会、中伤而惨遭磨难甚至杀害。

这部书中所写的杜重石，就是我党一个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而在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前辈。他那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说的固然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但是通过他的故事，反映的则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广安属于丘陵地带，即便是县治所在的广安县城，也不是一马平川，民居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当年的广安县城内，有一条“正街”，又有一条“后街”。在正街与后街的交叉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名为“州坡”。在州坡上面，有一所广厦，住着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 50 余口。

杜家堪称当地望族。1913 年 9 月 19 日（农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于这个殷实的富户人家，在兄弟中行二。

杜重石的父亲名奉圣，号述言，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公元 1876 年），与邑人视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解元，四川立宪派首领）同庚。三人过从甚密，互称“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广安，忠厚传家，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邑人眼中，是个正直的士绅，声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学的时候，广安县团练局邓局长曾邀请述言先生为其副职，但述言先生淡泊名利，婉言谢绝，并矢志终生隐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谱“奉先宜全……”的辈份儿，述言先生给大儿子起名叫先觉，字斯民，给这个“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